

北海成市，居功至伟广府人

梁思奇

“士农工商”，商人曾在中国一直比较吃瘪，位居“四民之末”。汉高祖刘邦甚至不准商人穿丝织的衣服，不准乘马车，向他们征收繁重的赋税。

但人们衣食住行又离不开商业，国家的坚甲利兵主要也靠商人赋税，刘邦也不得不“开关梁，弛山泽之禁”（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），允许商人“周流天下，交易之物莫不通”（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）。商业，在几千年重农抑商的环境中，像关汉卿笔下的铜豌豆，“蒸不烂、煮不熟、捶不扁、炒不爆”（《南吕·一枝花·不伏老》），倔强发展。

商业者，买卖也。“市”即“买卖所之也”。正是因为有了商业，才有所谓的城市。“北海市”的出现，跟做买卖的广府商人有着直接关系。

中国有三大商帮：晋商、徽商和粤商。广府商人属于粤商的分支，历史上指籍贯为南海、番禺、顺德等地的商帮。广州地区得风气之先，经商风气浓厚，特别是康熙晚年专事外贸的经纪机构“十三行”，培养了大量长袖善舞的商务人才。

北海“道光中成市”（清梁鸿勋《北海实录》），实际上早在乾隆初年（1736年），广府商人就涉足廉州、北海。由于



茶座

写给女儿

漆寻

女儿，生日快乐！这是我第四年在这个特殊的日子给你写信，也是我第一次觉得这个时候不知和你谈什么。似乎无论我谈什么，你都很反感，那就谈谈我近来的感受。

这一年，我们之间的谈话越来越少，一言不合就翻脸的情形越来越频繁，“话不投机半句多”，成了我们的日常。为此，我十分苦恼。我们曾经几乎无话不谈，为什么如今变成无话可谈？难道是我的沟通方式、方法有问题吗？二十多年来，我一直以相同的模式交流，我还是原来的关心、原来的耐心、原来的细心，我确信自己没有变。那什么我们交流时你容易情绪激动呢？我试图说服你控制自己的情绪、改改你急躁的坏脾气，你不置可否。再次交谈时，我们又会起争执，“友谊的小船”说翻就翻。而母女的血缘关系又将我们捆绑在一起，不得不彼此相依。我企盼你成长，越来越懂事，明白我的良苦用心；你应该也在希望妈妈能多点理解你吧。

直到和妹妹小池谈起自己与女儿交流的烦恼，她的一句话让我醍醐灌顶。我这才明白，在你和我的关系中，需要成长、做出改变的那个人是我。她对我说，“你太没有自我了，太关注别人，特别是对女儿，你要相信她能过好自己的人生。”一语惊醒梦中人，我意识到，过度关注的底层逻辑其实是不信任。我想起你曾对我说过，“妈，你就像‘十万个为什么’，什么都想知道。”确实如此，虽然你已是一个经济独立的成年人，但我还是不敢相信你能应付生活，怕你饿，怕你冷，怕你受累，怕你委屈，想给你帮助教你避坑，想知道你在干什么、吃什么、为什么熬夜、为什么不运动、为什么不社交，完全没有意识到，你已经不是那个整天围在妈妈身边吱吱喳喳的小女孩了。

我终于看到自己对你的生活指手画脚的嘴脸，一如那个坐在副驾驶座上，不断提醒司机注意行人，指挥司机或慢或快或左或右的乘客。也终于知道你我之间需要边界和底线。边界和底线应得到你我共同认可，而非我一人自己觉得的。

女儿啊，我越来越深刻地感觉到，你正从我的身体和灵魂中一点点剥离，这就是所谓的“再次脱离母体”吧，你我终将渐行渐远。愿你大步流星，步步生花，走向真正的独立！

三月，正是乡下油菜花盛开的季节。城里没有油菜花，因为油菜花不能种小花园里，也不能种在楼房的阳台上。城里人觉得油菜花很好看，就成群结队往乡下走，去看满坡满山的油菜花。

我家里的两个孙女也闹着要出去看油菜花。她俩是小学生，于是他爸妈就带着她俩去了江津与永川交界处的朱沱镇。那里的油菜花盛开在长江边上。

在长江西岸的朱沱镇，有一片很长很长的沿江沙地。沙土细腻而柔软，走在上面，就感觉是走在海绵上一样。小径分隔成一块一块的沙土上，油菜花盛开，形成沿江看不到头的花海。花枝迎江风而摇曳，面对行人而笑。花丛招蜂引蝶，有小蜂在花间嗡嗡作响。花田土埂下边就是长江，波宽浪急，偶尔有小轮船驶过。花重金黄，江水滔滔，人在花中走，船在江上游。

事隔一周，家人又闹着要去江津区黄庄村看油菜花。到那里看油菜花的人很多，城里的、乡下的都有。那里的油菜花是一大片一大片的，花间小道修成了水泥路。在一大片油菜花田边，还修了舞台和停车场，建有一些展览馆。到那里看油菜花，感觉是到了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景区……

回到家里，家人问我去看油菜花的感受。我说我是为陪你们而去。我小时候是很讨厌和反感油菜花的。家人

生意好，吸引许多同乡前来。到了嘉庆年间（1796—1820），广府商人在廉州府西门外建了广州会馆。

北海的商业兴起，既有天时地利，更有人和因素。天时地利是咸丰初年（1851年）大成国起义，导致西江的梧州口岸阻塞，粤、桂、云、贵的土货与洋货往来，改由“众水交汇”、通江达海的北海进出。“人和”就是广府商人对北海的青睐。

广府商人看到北海的商机，纷纷抢滩。人多事繁，在中英签订《烟台条约》前14年的同治元年（1862年），广府商人就在北海设立了“办事处”——敬义堂。

敬义堂是广府商帮的“会议之所”——聚集议事的地方。所议的“事”，包括欠债、讨钱、打官司之类，聘请专人作“堂主”，会费按经营规模大小交纳，1905年前后，每年总的会费两千元左右。

广府人在北海和廉州市场如鱼得水，许多行业的“执牛耳者”都是广府人。

府城所在的廉州大典当铺“大生当”为何姓广府人所开，北海大药材店“广济和”老板是广府人。北海几家大的丝绸店，如“孔怡记”“昆纶”“广记”和廉州的“广益祥”也是广府人。蓝靛是当时最重要的出口物资，这种本属钦廉一带农民种植、加工的土产，一位陈姓广府人依赖雄厚财力和出口市场的优势，成为最大的商号。公行是口岸贸易的桥梁，进出口靠它牵线搭桥，不仅掌握着买卖双方的信息，而且还拥有专营权，持有一种或多种商品的特许经营许可证，买卖双方不得绕过公行自行勾兑。北海的公行，像著

百味

一碗海鲜粥

郭小浦

几乎所有海鲜都可以用来熬粥。北海的大街小巷上，不管是酒店还是小摊，想煮一碗海鲜粥，店家一般很快就能煮出来。

沙虫、泥丁因其与生俱来的独特味道，用来煮粥最合适不过了。熬得半烂的粥中，沙虫或者泥丁的香味透过丝丝缕缕青菜的间隙，飘荡升起，刚才填满大鱼大肉的肚子，马上又会咕咕乱叫起来！虽然很饱，但这碗沙虫粥、泥丁粥无论如何还是得吃，不吃对不起肚子。

一两只青蟹或者花蟹，又或是一二两海虾，煮出来的粥，不但保持了蟹、虾各自的鲜，还蕴藏着说不清道不明

的甜。虽然无法言传，但鼻子可以闻到，舌头可以尝到，眼睛似乎也看得到。但是，用筷子或者勺子去寻找，除了看到虾红、蟹红、青菜，却又什么也找不到。

螺类甚至咸鱼煮粥也够鲜美。活螺煮粥，味美不足为奇，咸鱼煮出新味就得有经验了：鱼肉切成薄片，油炒至略焦黄，再加上肉丝、皮蛋、青菜，慢火煮制。这样煮出来的咸鱼粥，有咸鱼稳固的香，有肉丝天然的甜，还有青菜本身的脆。口味重的人，可以再滴上一点酱油，撒些许白胡椒粉等。经历如此这般，一碗海鲜粥，就如一场戏，生旦净末丑，吹拉弹唱打，都全了！



春正浓

李聆 摄

光影流年

油菜花记事

庞国翔

听后都感到很奇怪！

在我读小学时，农村的土地已经下放到户，每家都要种一两块油菜。到了三月，山坡上是东一块、西一块金黄的油菜花。我们放学回家要去割猪草，虽时属春天，但青草还未长成，我们就钻进自家的油菜花地，将油菜秆下的枯黄老叶剥下当猪草。菜花淹没了我全身，那闷人的气味实在难受，全身还被花粉染得黄一块、白一块的。尽管气味闷得使人发慌和难受，但我们放学回家后，还是得天天去，直到花朵凋谢，长出油菜角。

家里收了油菜籽后，队长将各家各户的半口袋油菜籽统一收到乡场上的榨油房，换回菜油，每户分得一瓶或两瓶，等到端午节各家各户才舍得用这宝贝一般的菜油炸面粉酥肉。

后来，我离开乡村，对山村三月花事，基本就不再关注。而居家所必需的“柴米油盐酱醋茶”之中的油，多用的是花生油、橄榄油、玉米油、葵花籽油等，对油菜花是淡忘了。

前些年我回到乡下，见许多村都在搞油菜花节，种植了一大片一大片的油菜。我问老乡：现在的油菜花还有那种闷人的气味吗？他们回答说早没了，而且也没有学生放学后到菜花丛中刚菜叶作猪草的事。

后来我才知道，多数成片种植的油菜花都是良种，都不是为了榨油，而是为了举办菜花节。山村油菜花的作用已悄然改变。当花期一过，就毁其茎秆，归田作肥。百姓的生活改善了，也需要看花赏花。现在山村美化了，山里人真是富裕起来。

由此看来，我对三月盛开的油菜花，就要重新认识了。



春花烂漫

桐雨 摄

春风如蜿蜒的溪流，穿行于群山间。我和爱人驾车入山，被春风引至一个山坳里的村子。依山而建的房屋在公路一侧，公路另一侧是一片田园。我们把车停在公路边，沿小路走进田园。春风裹挟着泥土和粪肥的气息在春风中弥散。正是午后，村民大多在家中小憩，时空静谧，视野里，几只喜鹊上下翩飞。

这片山间田园，地势高低起伏。走上一个高坡，看见一小块矮灌木枝圈起的长方形园子。一对老夫妻在园子一角忙碌。一堆湿润的泥土旁，躺着几十棵白菜。白菜是刚从挖开的坑里取出来的，老两口弯腰低头，慢慢剥着压伤的白菜叶子。园子中间，鼓着一小堆儿新鲜的粪肥。

“你们从哪来，到谁家的呀？”老妇人看到我们，停下手里的活儿，直起腰身，像迎接远客般热情招呼。

“我们离这不远，不去谁家，随便转转。”我嘴上回答着，紧挨园子停下脚步。

老妇人走到园子边，隔着灌木枝和我聊起来。她身材微胖，蓝底红花的旧棉袄沾着泥土，黑里透红的脸上洋溢着淳朴的笑容。清瘦结实的老汉也放下手里的白菜，直起腰身听我们闲话。他微笑着的脸上波纹起伏，颜色也是黑里透红。

一番闲话得知，老夫妻都已七十五六岁，三儿六孙，分出去三个小家。老两口单独过日子，坚持种庄稼地和菜园子，衣食不愁，身体还凑合，只是老妇人血压高，腰疼腿疼，吃药花了不少钱。两位老人觉少，吃过午饭，在家躺不住，就出来忙。白菜运回家，把坑填好，园子里施上肥，就要种春菜了。

“阿姨，您和大叔接着忙，我们再走走。”我们继续移步前行，老两口挥手目送。

我们返回时，老夫妻还在忙碌，剥好的白菜整齐地码在一起。

“你们等会儿，带两棵白菜回去！”老妇人一边招呼，挑出两棵白菜抱在怀里。

“阿姨，我兜里没带钱。您有手机微信吗？我转账给您。”“白菜是送你们的，不要钱。这么多白菜，我们吃不完。再说，我们不会用手机。”阿姨和我说着话，走到园子边。

摘得干干净净的白菜递出来，我一手接住一棵，沉甸甸的白菜冰凉冰凉的。微寒的春风轻拂，却把一股暖意送进我心里。

此时，大叔也走到园子边，一手一棵干净的白菜，执意递到我爱人手里。

四棵白菜放进车后厢，我翻遍车里的储物箱和手提包，才翻出三张纸币，一张五十的，一张十块的，一张一块的。我再次返回园子边。三张纸币，阿姨和大叔再三推辞，我执意把钱放到灌木枝里面，又快步走向公路边。

依山而建的几处旧房屋，灰暗，低矮，然而若干年前砌起的每一石每一瓦，仍可见证山村百姓吃苦耐劳锤炼出的心灵手巧。我站在两扇紧闭的旧门外，凝视门楼上悬挂的旧灯笼。灯笼的鲜红已褪尽，浸透岁月沧桑。送我们白菜的老人，就住在这样的门里吗？

一个中年汉子推着独轮车从斜斜的坡路上下来，车上荆条捆得整整齐齐。

我问他：“这房子还有人住吗？”

“谁还住这房子？我们早就搬到新房子啦！”汉子的语调掩饰不住自豪。

我们上车前行到开阔处，敞亮、整洁的新房子，贴满漂亮的白瓷砖。心中豁然舒展，轻舞晴暖的春风。

返程时，车后厢的白菜气息，带着山野春风的料峭和温暖，萦绕在汽车室内。我想到自己的父母，他们也都七十多岁，血压高，吃药不少花钱。这样的午后，他们或许在午休，或许也睡不着，一个在电脑上下棋，一个对着手机玩成语游戏。孝顺的儿女孙辈成群，常见的老年病，不影响他们安享幸福晚年。园子里的两位老人，儿孙们也该是孝顺的吧！

一路辗转，黄昏返回平原的城里。在街边遇到一位在搞清洁的大爷，我们靠路边停车，从车后厢取出四棵白菜，把山野老人的善意，送给小城的老人。

夜坐书房，我默念“辗转”一词。除了解释为“翻来覆去”，“辗转”还有一个意思：经过许多人的手或许多地方。这个意思，让我心生春风般柔软的亲切感。只要善意长住心田，就有春风辗转人间，经由你的手，拂过我的心，再伴随他的微笑，吹过谁的暖语，由城市到乡村，由山川到平原……

人间风景

春风辗转

王继颖